



网开一面

「史同」是谁

丁楠

今年清明假期期间,历史名人的墓前祭品千奇百怪:曹操墓前摆满头疼药,曹丕墓前放几段甘蔗,霍去病墓前出现了巧克力,李煜墓前有了南京来的“一抔故土”……这些祭品往往与墓主的某段历史记载或者野史逸闻相关,同时又寄托了现代人对历史名人某种“追星式”的情感投射。这种有趣的祭祀历史名人的方式为何兴起?祭拜者又是什么人呢?

在网络世界里,“史同”这个独特的群体留下过许多痕迹。“史同”原意为“历史同人”,指的是对历史感兴趣、对历史名人有一定的研究和感情的人群。他们往往热衷于从某些侧面解读历史人物,展开热烈讨论和二次创作,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网络文化圈层。当这个网络文化圈层倒映在现实生活中,就出现了类似于拜访故居、祭扫坟墓、祠堂叩拜等“迷惑行为”。“史同”群体很重视与历史名人“精神奔现”的仪式感,除了“量身打造”“对症下药”的特殊祭品,他们还会带上鲜花、零食、书籍、手写信等精心准备的礼物,送给自己喜欢的历史名人。

跨越千百年,现代人用今天的方式,缅怀历史记载中的一个名字,想象往昔岁月中的一段人生,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喜好和需求,这不仅是“粉丝”对偶像的感情,更像是某一段厚重的历史文化产生深厚的感情,对家国情怀和个人境遇变化无常的深刻理解。归根结底,“史同”群体祭祀的不仅是某几个历史名人,而是在与古人的精神对话中完成对内心的抚慰,最终从中汲取直面当下生活的力量。“史同”并不一定是年轻人,任何年龄、身份的人,只要怀有相似的情怀,都可以通过和古人建立“情感链接”的方式,激活对历史文化的热爱,都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“史同”活动,获取更多的精神抚慰和情绪价值。

网络新词语

中式外国人

王锦辉

“中式外国人”是网络流行语境里的趣味称呼,用来形容那些生活方式、思维习惯、言行举止已被中式文化同化的外国人群体。这类群体主要分为两类:一类是长期旅居中国的外籍人士,另一类是受互联网文化传播影响,深深迷上中式饮食、中式养生方式的外国人。他们能熟练运用汉语网络热词,爱吃饺子、粽子、螺蛳粉等中式美食,甚至会在逢年过节时跟着贴春联。

“中式外国人”打破了人们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,“异域面孔配中国魂”的强烈反差感让他们成为中外文化交融的鲜活缩影。

找个奇晃就读书

孙贵颂

年,直到有了“定力”,读书时不走神了,才能埋头用功。

说这些话的意思是,读书其实不需要太好的环境。只要是喜欢的书,在哪里都能读进去,在哪里读都一样。想想小时候读书的环境,白天在草垛旁、水沟边、树荫下,脸上的汗渍一道道像蚯蚓爬过,手里的小人书破得没了四个角,不照样读得忘记吃饭?晚上兄弟姐妹几个人挤在一起,伴着一盏如豆的油灯,不照样读得睡意逃遁?

宋代大学者欧阳修以“三上”——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为最佳读书处,我见贤思齐,引为同道。只是与时俱进,将“马上”改为“车上”。我觉得,最佳的读书场所莫过于车上——当然,得排除春运或黄金周人挤人的火车、汽车。我所期待的,是能安安稳稳给屁股找个落脚地的车厢:一手握书,一手端着茶杯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喜欢的书,那真是一种享受。我手边好多书,就是这么读完的。

李存葆的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发表时,我正在江苏盐城出差,在地摊上买到一本登载着这部长篇的《十月》杂志。午后我登上返程汽车,直到傍晚抵达上海,几乎没抬过头。因为我曾

经有与那场战争擦肩而过的惊心动魄,也曾经有过夫妻分居两地的苦不堪言,读这部小说时,触“书”生情,感同身受,读得热泪盈眶。在车上读书,效率几乎比在家高出一倍——在家两三天读不完的书,在坐车时往往一天就能轻松读完。

再说枕上读书。我是个靠读书入梦的典型。睡觉时不读上几页书,非但睡不着,而且进入睡眠状态慢且差。只有把书当成“催眠引子”,才能尽快睡着。所以我的枕旁常年放着《夜航船》《菜根谭》之类的,只要上床躺好便随手抽出一本侧身而读,直到眼皮打架,然后进入梦乡。我明知这是一种不良嗜好,但架不住习惯成自然,想改也难。

至于厕上读书,虽说听着不雅,但在在我看来,如厕时不看点东西,简直是虚度光阴。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,每次如厕的时间,又何止“一寸”呢!所以我每次坐在马桶上,手里总得拿本书或刊物才踏实。不过我也不会看太久,毕竟还得顾着健康。

当然了,有条件的话,有一间书房,里面立着一排书架,上面放了满满当当的书,再摆一张很大的书桌,既可以写文章又可以练书法、描丹青,旁边配上一个好看又实用的台灯,谁又会拒绝呢?

说来说去,读书其实不必太讲究,随便找个奇晃就能读,关键是要读好书。

兰芝因为婆婆不喜欢就上吊自杀,唐婉因为婆婆不喜欢就被迫离婚,而那个拘泥于礼法的陆游竟然一筹莫展,只能躲在书房里一遍遍地书写诗章。

我不觉得那样的时代有多好。在漠视个人基本权利成为一种标配的古代,每个人都活得中规中矩、不敢有半点愉悦。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困在一亩三分地上,婚姻和爱情都不能自主的时代,不值得我们赞叹并怀念。

真正的“好”的时代,是在法治的前提下,能够给普通人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和选择。只要他想,便可以大胆去爱;不想,便有拒绝的自由。

这是我理首故纸堆里得出的结论。

着年岁月长和阅读量的增多,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

看看明清笔记小说,或者更早的文字记录,想想中学时期读过的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故事,你会发现:在古代,无论

好的时代

冯磊

中外,普通人的生活都同样困窘。那些因为一句风言风语就上吊、喝药自杀的小人物,他们的内心真的平和吗?那些被重重严刑峻法和清规戒律绑架的人,他们的幸福指数真的很高吗?刘

爱的唠叨

张红梅

絮,再听他那样说,我倒有些歉意了,于是赶紧返回屋子围上围巾,又戴好口罩,这才启程。

走在本村街上的时候,那些飞絮倒还勉强可以应付,待出村上省道,那些在空中鹅毛大雪般飘飞的自不必说,单单旋在路面上集结成团的飞絮可就要命了。有风的时候它们跑在风的前边,忽左忽右、忽前忽后地抱团翻滚、肆意旋舞,一旦有轿车或者大货车风驰电掣地经过,车辆带起的风,卷携着这些飞絮,张牙舞爪地飞起再散开,它们可绝没有冬日里雪花的可爱模样。

漫天遍地的杨柳絮飞舞着,见缝插针般地到处寻找着落脚点。它们跑

进衣领、闯进眼睛、钻进鼻孔,纵使听了老公的劝告,已经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还是遭到了它们的强力入侵。我一边打着喷嚏,一边抬手抹着脖子上的痒处,忽然眼睛里又针扎一样地疼起来,于是不得已停下电车,赶紧摘下眼镜、掏出湿巾,使劲揉搓被絮绒刺疼的眼睛。

唉,几十年以前打麦场上扬场时扬起的麦糠也不过如此吧,这些讨厌的杨柳絮!我把围巾围好、口罩戴到跟脸部皮肤严丝合缝,再戴上眼镜、紧好头盔,把头盔上的玻璃罩拉到最低,才重新拧动电车把手。

风又掀起一波絮浪,我压低身子冲进白色迷雾。家越来越远,但某个唠叨的声音,正和飞絮一起粘在耳根上,暖烘烘地痒……



一谈起读书,有人立刻就会想到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,觉得这才是最理想的读书时分与情境。过去的读书人,对书籍大都怀着一份敬畏之心。读书前,要先净手、焚香,后才端坐到书案前,秉持着开卷有益的信念翻开书页。此时,有丫鬟或夫人在一旁服侍,添茶水,挑灯花,茶香与人香异曲同工,助书生一臂之力。

可这样的妙境,真能读好书吗?我深表怀疑。书生正值青春年少,有佳丽在侧,氛围固然美妙,可一边要读书,一边还要竭力抵御香艳温柔的吸引,不能有半分非分之想。如此一来,读书的心思恐怕得分出一大半用来克制欲望,毕竟红袖添香的同时,恐怕也添了不少扰乱心神的牵绊。

有个现成的例子,便是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。且看第七十三回:宝玉害怕贾政第二天考他,只得放弃睡眠时间,抓紧温习用功。“自己读书不致紧要,却带累着一房丫鬟们皆不能睡。”袭人、麝月、晴雯等几个受宠的在旁剪烛斟茶,那些下等的小丫头也得困眼朦胧地陪着。那宝哥哥还未读上几句,就有麝月斟了热茶来润舌,宝玉接茶吃时发现,那麝月只穿着短袄,解了裙子,于是顿生爱怜,叮嘱道:“夜静了,冷,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。”惹得麝月笑指着书道:“你暂且把我们忘了,把心且略对着他(它)些罢。”所以过去富家子弟考取功名,极少有一举中的者,而是要反反复复地考上若干

数十年来,我一直在想:人间,应有一方净土。

就像陶渊明笔下所写的“林尽水源,便得一山,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”,然后会遇到朴实的老翁与头上扎着小辫子的童子,然后是挨家去吃免费的午餐。

午餐可口与否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此地可以忘却尘世的烦恼,可以远离外面世界的喧嚣。就像桃源中人,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既得以规避了世间纷争和战火,保全了自己的小命,又可以规避外在的约束,自由自在。

大约是出于这种心态,我得出了“古人更为平静和自得”的结论。但随

“就这样上路?”老公的声音追了出来。

“咋,舍不得?”我以为向来都爱开玩笑的老公在逗我,于是撂下一句话,骑上电动车就要走。

“切,想什么呢!我是怕路上杨柳絮给你包成粽子。”身后的老公也紧跟了一句,顺手一把拽住车尾,“杨柳絮正开运动会呢,你打算去当吉祥物?快点戴上口罩,再把头盔前边的玻璃放下来护住眼睛,还有围巾也戴上。”

“那么麻烦干吗?”与几个好友约好了下午小聚,因为久未见面,我恨不能马上见到她们,但被老公罗里吧嗦地拦下,便有些不耐烦。

“你这人,简直不识好人心。”老公虽然依旧把笑容挂在脸上,但语气明显冷了下来。

“好吧,就听你的。别伤了好人心,是不?”看看满院子雪片一样的飞